

早在几年前，家里外面的几位姐姐先后都友情强推了几个听书平台给我。彼时还未退休，我倍感自己年轻力壮，颈椎目力都很扛打，致离后竟从未尝试过。一是认为听书之事离我遥不可及，二是真心喜欢抚摩着纸质书阅读的美妙感觉。于我而言，读书的韵致在翻页的沙沙声中曼妙渐浓，博览的情伴随一本本读过的书籍而疏阔辽远，隽永的书香在文字引出的遐想里芬芳不散。这无可替代、销魂迷人的古代风雅事之首，叫我如何不爱它！

2019年冬天，如期提前退休，为的是读更多的书、走更野的路、学更好玩的新技能，首先最想做的是要突破每年100本的读书目标。不承想疫情打乱了节奏和步伐。春节前在图书馆借的几本书很快读完，再读家里已经断舍离精简过的藏书。就在担心好书库存不足的时候，与慕课云课堂不经意间结缘“爱”得一发不可收拾，也开启了自己从传统读书向听书过渡的华丽时尚转身。

先预备导学了一门关于慕课的通识课程，评估之后感觉不错，选了中国古代哲学、现代茶学和人文艺术等三大类共十余门课程，讲课的老师来自十几所全国不同的高等院校，风格迥异精彩纷呈。学习过程中有时在练金刚跪坐听课，有时边做家务边看视频，两不相扰随时可以复习或重学。学完正课再参加讨论做作业也会提问留言，忙得不亦乐乎。疫情的限制反倒让我亲身体验到了没有围墙的空中云课堂之魅力，听慕课做作业仿佛回到了学生时代，每天过得充实而喜悦。这种慕课一门课程至少是一本甚至更多，学习时限同样是一个学期的时长。

而真正接触听书，则是从为先生搜索喜欢的讲座开始的。他看我每天听慕课很有成就感，问有易中天老师的课吗？于是搜到《百家讲坛》的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系列讲座，很想让这个理科学霸熏熏人文况味，就决定陪他一道听。没

我走在乡间的小道上，黎明在薄雾中有些冷清。一个尚未完全清醒的早晨，经过夜的子宫轻轻降临大地。

薄雾在田野渐渐退去，世界从巨大的灰色影子里脱胎而出。远处戴着笠帽的妇人们，散落在耕作均匀的褐色田地里。一群蠓虫在半空中旋转飞舞，白色的蒲公英，不知名的白花、紫花不时从绿色的田埂中探出头来。两条黄色土狗，一前一后在田间撒欢奔跑，惊散了一团团刚聚集起来的蠓虫。

前面是一个小小的水利站，我走到桥上，河水静静流向远方。蛙声突然呱呱响起。这样的蛙声，打破了空气中的寂静，也打开了一个关于古老时代的记忆，一个关于水田、秧苗、插秧的古老记忆，千百年来，与脚下这块土地一同绵延，春耕秋收，四季循环。

农人们此刻在平整的田地间种下一行行景观树，猩红色的石榴树苗在晨风中拍打着细碎的阳光。举目望去，在风中飒飒作响的，是一丛丛排列整齐的黄杨苗、松树苗。这些树苗在春天栽种在脚下这片黑色沃土之中，再长大片，就会运送到城市去装饰街景、公园。栽种树苗的人，都已白发苍苍。看不到年轻人的身影，他们多半在工厂流水线上忙碌，更多的年轻人寄居在城市里。还有几块油菜花田，

想到互帮互学的夫妻档学习小组，竟然兴致勃勃热情很是高涨，配合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系列我又选了李山教授讲的“春秋五霸”和“战国七雄”两个基本史实讲座，都已圆满收官。随后又听王立群老师的“读史记之秦始皇”，然后又有“汉代风云人物”“品三国”等系列延续下去。能跟先生一道重学一遍中国历史（我的本专业），真是非常神奇美妙的体验。感谢好学坚韧的夫君引领我重温经典！

听书之初，手边正读唐代《大慈恩寺唐三藏法师传》，灵机一动，找到了最爱的钱文忠教授在百家讲坛讲的“玄奘西游记”合集，眼睛耳朵双管齐下，文字视听相结合，互相佐证映衬强化，学得妙趣横生丰富充实。意犹未尽时，刚好在韩国的闺蜜倡议一道背《三字经》，我马上推荐了钱教授的解读。

五千年的中国文化博大精深，熠熠生辉，是取之不尽的宝库，百学不厌受益无穷。以前读纸质书是用眼睛扫描进脑海，现在听书看慕课是用耳朵传递进心里，有相同亦有不同。空中云课堂拉近了师生的现实距离，仿佛导师为自己一个人上研究生课程，特别享受和专注。都说突如其来的疫情让人措手不及，引起不小的麻烦。但人的智慧永远是道高一丈，虽然无法把坏事变成好事，但我们可以脑洞大开，换个思路同样能解决问题。对我来说，从看纸质书到听书学慕课，庚子年读书学习方式的变革，是顺其自然却又意外惊喜的有益尝试。老天如此公平，关门也开窗的神操作，让防控疫情变为常态的生活同样多姿多彩。

最早听“书”经历是小时候，当时娱乐装备只有收音机，评剧是姥姥的最爱，我跟着听了好多名剧《花为媒》《包公赔情》等。有一段时间奶奶来我家小住，她爱听评书，每天时间还没到，慈祥利落的小老太太便盘好腿坐在炕头，不许我们吵嚷干扰她。写到这里，耳边仿佛回响起她老人家的声音：“来了来了，评书来了！”真是彼时百年，永恒瞬间……

走进了一条子午分割线，成为一个历史的见证人。水杉树高高地插入云霄，天空湛蓝得发亮，天空像铺了许多白色的瓦片。两只麻鸭游过，把铺满白瓦的天空、两岸的菜花倒影齐齐搅乱成弯曲的波纹。

在辽阔的长天里，岁月静静地流过。我在这里，寻找一个可以揣在怀里的家乡。它仿佛躺在飘过的云朵之下，又仿佛跟着云朵游移不定。它有四季鲜明的面貌，又有永恒安静的气质。

跻身群雄逐鹿的财富市场，钱庄本金微薄，人手精简，创设“门槛”较低，地理位置相对比较僻静，小马路，小弄堂，不显山，不露水，或许正是这个原因，中共地下党通常选择开办钱庄为掩护，苦心孤诣建立起地下金融战线。

党内有位“通俗经济学家”，大名邓克生，祖辈经商，家境殷实，本可坐享万贯家财，他却偏偏不循规蹈矩，毅然投身抗日救亡运动，以私家财产资助地下党活动。1941年初，邓克生转战上海滩。他和华中局财委负责人陈国栋等人戮力同心，先后创办了数家企业，其中包括与苏北解放区连成一条完整通汇线的鼎元钱庄。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，这家设在英租界的钱庄，承担着为革命

揽财揽物、接送干部、支援根据地建设的重要使命，也为日后解放和接管上海做好铺垫。

长江中下游，向来是全国经济最活跃繁荣、商品货币程度最高的区域，即使军事对峙也阻挡不了民间商业来往。解放区和国统区的不同币种怎样结算？如何确定比价？邓克生在疏畅高邮、扬州至上海的“通汇线”的基础上，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，大举争揽“外汇”（指国统区法币）业务，以换取大量军需紧缺物资。与此同时，他还创造性地出台了“标、折、比”机制，类似当下的“外汇牌价”，及时灵活地调整根据地货币与国统区法币之间的汇率比价。起初，他在华中银行每个县支行或办事处专设调研员，通过与商人接触攀谈或收听电台资讯，每天搜集上海、无锡等地的市场物价情况，邓克生综合各处调研员汇总的行情信息，商议确立两种货币的折算比率，挂牌向市场公布。

流通信用确立后，根据地货币以贴近民情、保障民利、促进贸易为主旨，保持了币值坚挺和商业信誉，在白热化的“货币大战”中完胜日益贬值的国统区金圆券。

去年深秋至宏村，已近黄昏，游人依然摩肩接踵，想必如我一般远路而来。

宏村有800多年历史，为唐初越国公汪华后裔的聚居地。它北倚黄山余脉，东、西环山，整体呈背山面湖之势。特别是它的布局，宛若“牛形”，令人称奇：其平面构造像是牛的侧面，水圳（牛肠）引河水流贯全村，汇入村南的大池（即南湖，牛肚）。人工水系的流贯，解决了全村消防、排水及生态需求，不过引水入村、疏浚水系这样的设计形态，我在福建、苏浙等地的古村落里亦曾见过，倘论把实用性及审美性结合得堪为典范者，则非宏村莫属。其最具口碑效应的无疑是被称为“牛胃”的月沼（曾作为电影《卧虎藏龙》的取景地）。月沼系一个半月形的大池，建于明永乐年间，据传，宏村76世祖汪思齐发现一眼常年不竭的涌泉，在引水绕村时特意岔开一支，引入村中天然井泉处，经汪升平等

人共同挖扩而成。相信去过宏村的人，无不对月沼留有深刻印象。蹑履水边，其塘面波平如镜，四围青石铺地。塘池周遭，乃鳞次栉比、粉墙黛瓦的徽派建筑，很水墨、很写意地倒映在一汪明镜里，与重云堆垛的晴空共相影涵，颇有迴出尘界之感。在月沼和徽建之间，形成一条并不宽绰的青石板路，此即游人和村人共享的亲水空间。

绕着偌大的月沼缓行，一边欣赏着风格鲜明的建筑遗存。宏村现存明清徽派建筑140余栋，以民居、祠堂和牌坊（徽建三绝）最为常见。砖、木、石为主的材质，还衍生出技艺精湛、极富装饰性的砖雕、木雕和石雕艺术。以我所见，徽派建筑形制多以堂



潜伏在鼎元钱庄里的还有一位女会计，从她把自己的名字由朱贻荫改为朱枫的那一刻起，就向往枫叶傲立于风霜雨雪之中的坚毅品格。出生在富商家庭的朱枫，早年加盟中共长江局领导下的新知书店，当她获知书店印制进步书籍采购纸张费用吃紧时，

秘密钱庄里的特殊掌柜

黄沂海

二话不说，将存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3克拉钻戒变卖，解决了出版印刷的燃眉之急。

为适应新的斗争形势需要，1944年，朱枫奉调回到上海，被安排到鼎元钱庄管理财务，兼管情报部门经费。她巧妙利用人脉关系，周旋于国民党上层人物之间，保护着党的事业和同志们的安全。

一次，她与在国民党军统任职的亲戚闲聊时，听对方说：“共产党真是无孔不入，连上海的金融业都钻进去了，好像其中一家

屋为中心，大堂梁柱、斗拱、廊道皆为卯榫契合的木质结构。不能不提的，是宏村最具特色的几栋徽建：月沼北畔之“乐叙堂”，为汪氏宗祠，宏村八景之一，亦为宏村现存唯一的明代建筑。正门三层飞檐，檐角处有鳌、龙头、鱼尾等图形，宽阔的门檐和圆柱间悬挂着大红灯笼若干，正堂则供奉三位汪氏先祖

格局轩敞，各种建筑构件雕工精美，基本保持了历史的原貌。还有承志堂，建于清咸丰年间，乃大盐商汪定贵的住宅。建筑面积约为3000平方米，为宏村之冠。房屋共六十余间，天井九座之多，厅堂、家塾、厢房、花园、回廊等一应俱全。花门及窗棂的木雕，刀法之细密、层次之丰富，且人不同面，面不同态，足证工匠们技艺之精湛。徜徉其间，可以想见主人当年豪宅美眷、轻裘肥马的阔

绰和讲究。如果说，这两处建筑皆和汪氏家族相关，那么宏村的南湖书院则事关当年村人子弟的教育福祉。书院原为明末兴建的六座私塾，称为“倚湖六院”，至清嘉庆年间合并重建，由志道堂、文昌阁、启蒙阁、会文堂、望湖楼、祗园六部分组成，所承传的，仍为重教崇文、耕读传家的遗风。古老的乡村，不仅是游子的故乡和人生进退的依托，也是传统人伦社会的基本聚居形态。其实，宏村的山光水色又何尝不能折射当代人的乡关之思？屏迹腹地，宛若世外桃源的宏村，无论今古更迭，四时晦明，一池镜象，可映山川之迂曲、天地之圆方。踱蹻于村中古巷，隐约可闻足音之橐囊，恍然间，生起时光倒流之慨。撮奇搜胜者来此，定能感受人文的积淀和画境的熏染，这里是摄影家和写生者的“梦工厂”，那天的宏

走近宋词

韩景波

不知什么时候，我爱上了宋词，每每要“偷得浮生半日闲”，在夕阳闲淡间挑出一两首品读。

宋词的作者大多是文人学士，唱者多是妙龄歌女，其间就有了一种微妙的关系。因此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，词的主题不外乎是伤春悲秋、离情别绪，风格则以柔美婉约为主。当然，婉约不是宋词惟一的风格。先是苏轼，后是辛弃疾，向词中吹进了强劲的豪放之风。在他们影响下，词的题材大大拓宽，演变成一种既可言情也可咏志的新文体。

就在我写这篇文章时，抬眼窗外阴雨迷蒙，不觉走进苏轼《定风波》中的那场雨中，也走进了他的心怀。1082年，苏轼途中遇雨，没带雨具，常人只有狼狈二字。好一个苏东坡，却是这样写下宋词中我的最爱：“莫听穿林打叶声，何妨吟啸且徐行。”不用不听，而用莫听。

不听，那种坚决，就要运用意志力，跟雨声抗衡；莫听，是你可以选择听，但声音也只是外物，你的心可以决定听不到，听不到，着一“莫”字，境界就从容自主起来。

何妨吟啸，那何妨也是一派优游，反正落汤鸡的现实无法改变，倒不如吟起当时的流行曲。无法改变的事情，就让它自己存在吧。

苏老先生拄着竹拐杖，穿着草鞋，从头到脚尽湿，一步一步地走着。但他说“竹杖芒鞋轻胜马，谁怕？”从负面自嘲发掘出乐趣，雨中持杖穿轻履草鞋，比骑马还轻松呢。

雨停了，经典之句也来了：“回首向来萧瑟处，归去，也无风雨也无晴。”是啊，人这一生不只“春风得意马蹄疾”，也许更多的时候是“走麦城”，这时，我们可学习苏老，转身走开，吟啸：“也无风雨也无晴”。

品味宋词，不只有唯美享受，更有做人的启发呢。

钱庄的名称里有“鼎”字。”言者无意，听者有心。数日后，朱枫设了一个饭局，餐余挥毫助兴，请书法名家沙孟海为“鼎元钱庄”题字，并对那位亲戚说：“我的朋友经商失败，生活困难，好不容易借到一笔钱投资了一家钱庄，勉强维持生活，上次你听到那个消息，带‘鼎’字的，可不要搞错，碰巧弄到我朋友头上，他们一家人又要喝西北风了。”亲戚连连表示：“放心，这事我不去追究就没事了。”从此，中共地下党办的这家“红色钱庄”相安无事。

东方破晓，云蒸霞蔚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然成立。为了祖国的统一大业，1949年11月，朱枫受组织委派，从香港潜入台湾继续从事情报工作。完成任务后正准备悄然返回大陆之际，因叛徒告密被捕，于1950年6月10日在台北马场町刑场英勇就义。

十回谈

明天请看《新四军来了“钞”级外援》。

责编：龚建星



风阳鼓娘唱小曲
穿街过巷演花鼓

打花鼓（设色纸本）朱刚

村之行，见有不少穿梭于老宅里巷、取景于池边树下的年轻画家，他们在脚步纷沓的环境里，架起画板，勾勒图稿，一心沉浸于疏密、浓淡、虚实、形神之外的空灵。飞檐翘角的马头墙、柳木掩映的拱桥和静影沉璧的月沼，足以传递徽派的神韵。别过宏村后，曾有一次清碧如镜的人梦，宛然图画，不由再度生起绵绵的游思。